

## 《旅客》

夜裡，一個小小的身影穿過馬路，來到河邊高架橋下。那裡有一棟破舊的水泥建築物。

看那沒落的樣子。那是某家倒閉的小工廠。

之前是生產些什麼，從外觀已經無法得知了。

是被世人遺忘，卻依然存於城市角落的那一部分。

四周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盞黃色燈光的路燈，和幾撮雜草，從水泥房的裂縫中長了出來。

站在建築物門前的男孩將他細小的手指伸進門縫，撐開其中一扇被附近的學生們畫上塗鴉的鐵捲門。

抓準時機，他翻進屋內。

鐵門重重落下，伴隨著一聲巨響，男孩來到他的秘密基地。

「我來嘍。」他向陰暗的房裡的人喊道。

沒有回應。

伍思摸黑走向另一個人休息的地方，往黑暗中唯一的光源走去。

暖爐旁，一個破舊的紙箱裡，躺著一個比國小五年級的伍思，還要更年幼的女孩。

「喂。起來了。」伍思伸手去搖醒女孩。

一開始還沒有動靜，伍思搖了搖手上的袋子，發出聲音，她才緩緩地將雙眼張開。

那裡面裝著伍思從家裡帶出來的食物。

女孩的名字，伍思也不清楚。

她從來沒開口和他說過一句話。

所以不止名字，連女孩離家出走的原因他也完全沒有頭緒。

不，他連那是不是離家出走都不確定。

伍思拿起水果，放在女孩面前。

剩下的白飯雖然不多，但是也帶來了……這樣應該夠吧？伍思看著狼吞虎嚥的女孩，在心裡這麼想著。

「夠嗎？」於是他開口問了女孩。而對方用力的點點頭後，又將臉埋進食物。

聽著蘋果被大口大口咬下發出的清脆聲響，緩緩吸入暖爐的熱空氣。

剛才從刮著冷風的外頭一路跑來的伍思，意識開始模糊，產生了睡意。

「不好，還不能睡。」他這麼告訴自己。

甩甩頭，讓自己清醒過來。

「今天有人來這裡嗎？」伍思問。  
對方先是搖頭，在仔細思考了一陣子後，又用力的點頭。  
「有啊？是你認識的人嗎？」  
女孩沒有回應，打了個哈欠。  
伍思本來想要繼續問，不過她既然累了，也沒辦法了。  
她沒什麼動作，只是嘟起嘴巴，眼神不知道飄去哪裡。  
伍思輕輕歎一口氣。  
「好啦……有什麼東西壞掉嗎？」他站起身子來。  
女孩搖搖頭。  
「嗯，那我先走嘍。下次幫你弄一張床來。」  
女孩點了點頭，不過看那眼神，大概跟沒清楚伍思說了什麼。  
鐵捲門再度發出聲響，已經吃飽的女孩躺回原本的姿勢，繼續她被中斷的睡眠。

伍思回到夜晚的街道。  
他抓緊自己的外套，希望能讓它再溫暖一點。  
「哈啾！」  
冷的受不了，他只好跑起來，趕回家裡。  
在路上，他決定了女孩暫時的名字。  
沒有名字還是太不方便了。  
「嗯……就叫肉鬆好了。」聽起來有點蠢，不過她喜歡肉鬆，那也就沒什麼不好的了。  
幾天前，獨自出現在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叫她回家就會大哭，問她和家人有關的事又只會搖頭，也不能把她就這麼帶回家……  
沒辦法，只好暫時照顧她一陣子了。  
當時就是這麼想的，才會搞的現在這麼辛苦。

爬進窗戶，小聲的踏出每一步，打開房門，安靜將門把轉上。  
伍思回到他的房間。  
「三點了。」為了給肉鬆送飯，他最近常常熬夜。「這樣會長不高吧？」  
他躺進冰冷的被窩。  
伍思看著天花板，開始思考一些事情。  
其中，他還是想著該怎麼餵飽肉鬆。  
「感冒的話會很不妙。」  
於是，他開始計畫，該怎麼樣才能將家裡多的被子搬到秘密基地。

想了一段時間，被窩也慢慢變得溫暖了。

「肉鬆這時應該很冷吧？」他這麼想，帶著一點點罪惡感的睡著了。

壞掉的收音機發出某種滑滑的聲音，快速的在聽覺的中樞纏繞、鬆開。  
這裡是專門回收小鎮廢物的回收廠。

「好啦，阿吉。我幫你修這個嘛。」

「你會啊？」

「我看爸爸修過，我真的會啦。」

為了幫肉鬆搞到一張床墊，伍思緊跟在回收廠的年輕老闆身後。

他們走過廢棄的車、回收的報紙、破掉的廚餘桶，最後來到阿吉的辦公室。

「我真的會修啦，你就給我外面那一張小的就好了。喂，阿吉？」

這房間裡滿是菸味，伍思的鼻子開始發癢。

「好嗎？你有沒有在聽啊，喂，阿吉？」

男人沒有回頭看他。而是拿起桌上的鋼杯，喝了一口用廉價茶葉泡的烏龍茶。

然後重重的坐到上個月，還是由阿吉他老爸擁有的棕色皮椅。

「小伍啊……你看，我現在是老闆了。」

「我知道啊。怎樣？」

阿吉將臉埋近雙手，然後抬起頭，一臉疲憊的看著伍思。

「床墊啊，床墊。好的彈簧的話，一張回收掉可以弄到幾千塊欸。」阿吉看著天花板喃喃道。

「很累嗎？」伍思看見阿吉的臉色不像之前那樣了。

之前的他調兒唧噥，卻總是張大清澈的雙眼，十分高興似的，看著他家那些破爛東西。

男人起身。

也許，他還無法接受，不久前養活自己的東西，突然變成自己的責任這件事。

抿嘴歪頭皺眉，整張臉一個月裡多了好多皺紋。

「小伍啊，真的對不起了。」

伍思沒有再說什麼，他點點頭。

他雖然不知道和自己相差大歲數的阿吉，現在到底是遇上了什麼樣的麻煩。

但是他不希望再去加深阿吉眉頭上的峽谷。

「嗯，那這個我拿回去修。」伍思瘦小黝黑的手臂，抓住收音機的把手。

「欸？不是，小伍，修了我也不能給你床墊……」

「不是啦。」伍思微笑看著阿吉那一臉困惑的樣子。「我是真的會修啦。」聽到這裡，年輕的當家難得的鬆開這一個月來，一直都糾結在一起的臉龐。

哭笑不得而說不出話的他招招手，要伍思坐回座位。

自己也離開寫著營收表的白板，坐回人工皮革已經慢慢脫落的老椅子。看到阿吉熟悉的臉，伍思笑出聲。其實還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。

「好了好了……不過啊，你要床墊這種大東西幹嘛？」

「嗯……嗯。秘密基地沒有彈跳床……之類的。」伍思隨口編了個理由。

「有阿，就擺在燕子休息的地方下面，有一張真的跳跳床。」

「那裡的東西都沾到鳥大便了。」

「哎呀，說的也是。」

最後，伍思搞到了一顆破了小洞的軟骨頭。

「這個應該可以吧？」肉鬆的身體這麼小個，這樣應該夠她躺了。

抱著阿吉縫好的紅色軟墊，伍思走向秘密基地。

帶著新床和新名字，伍思迫不及待要見到女孩。

人煙漸漸稀少，交談和笑聲消失，只剩下高速公路被汽車重壓發出的低吟。

在高速公路底下的一條河旁，那裡有棟長而矮的水泥建築，就是伍思的秘密基地。

他把軟骨頭從窗戶丟了進去。

「我來嘍！」他喊道。

打開沈重的鐵捲門，伍思再次呼叫肉鬆。但是沒有回應。

他走近紙堆，看見一旁的暖爐被打翻。

昨天帶來的食物，也散亂一片在地板上。

「喂！」

不見了。

她不見了。

伍思發瘋似的，從裡到外，翻遍了整棟房子。

最後，他回到秘密基地，趴在地上喘個不停。

「去哪了啊？」

應該要找大人的、自己一個人照顧她本來就是不可能的。他在腦中不停重複著這幾句話。

他被慌張和內疚淹沒，一點想哭的感覺都沒有。

下午，他打算把肉鬆用過的一切都丟掉，包括那個軟骨頭。

收拾的差不多後，他從房子裡，靠河那一側窗戶向外看。  
夕陽佔據了伍思所有的思緒。  
閃爍的部分，和流動著的那些東西，染上河面的顏色，夕陽留下的昏沈紅色。  
然後，在那麼一個地方，伍思看見女孩的身影。  
在河裡，正在向他招手。  
伍思皺眉頭，用力的看著那個浮動的人影。  
他笑了，止不住的眼淚流下臉龐。  
伍思從窗戶爬了出去，往河邊跑去。

旅館的房間裡，飄著上個客人留下的詭異菸味。  
這讓伍思難以入睡。因為這樣，他整夜都看著窗外的河畔。看那些漂浮不定的光點。  
也小聲地放著音樂，直到那慢慢變成雜音。  
太陽一出現，他就忍著昨晚酒精帶來的頭痛，爬下床，穿上衣服。  
走下熟悉的旅館樓梯，他來到餐廳。  
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開始的。  
他每年都會在這個時候，到這個旅館過上五天左右。  
不會使人留念，也足夠讓自己忘記一些事情的假期。  
如果不這樣，就會被麻煩，卻無可奈何的思緒淹沒。  
自己什麼也改變不了，說的不是世界或是已經發生的那些事。  
他作為一個人，本來就沒有那麼大的野心和能力。  
「那真的能稱作野心嗎？」他甚至這麼想。  
他也沒有辦法，自己時不時就會被黑色的水淹過，而在那之下，一切都變得緩慢，一切都失去色彩。  
他來到這裡，聽著音樂，抽菸，看書，就是為了讓自己走出這樣的情緒。

看著河面，無意義的贊同自己的牢騷。  
這樣的打發時間，雖然有些窩囊，實際上也只是在浪費時間。  
但這樣做，讓自己遠離煩惱的話。一切都會變回原樣。他是這麼希望的。  
「能坐這裡嗎？」抬起頭，說話的是個身材瘦小的女性。  
她指著伍思對面的座位。他輕輕的點頭回應，女子立刻坐了下來。  
他假裝看著報紙，確保自己的臉完全被遮住。  
「天氣真是差的可以呢，難得的假期全亂了套。」然而對方主動打破了沈默。  
一早就坐在餐廳的他，早就知道外面在下雨，但他還是轉過頭，面對窗戶。毫無感情的說：「嗯，真的。」  
對話到此告一段落。沒人想再把天氣當作話題。

對方啣著咖啡，他將那些剛才跳過的無聊報導草率的讀著。  
雨聲和其他雜音，還有時間正在流逝的事實，充滿了整個房間。  
簡直令人窒息。  
她的手指輕敲著桌面，跟著餐廳裡放的音樂的節拍。  
「我需要的是安靜。」伍思這麼告訴自己。  
於是放下報紙，他開口向對方告辭。  
女子點了點頭，向他微笑。

伍思知道自己為了無聊的理由，在短暫的時間過後，變回了一個人。  
在那之前，他都沒什麼想過。  
變回一個人會為自己帶來些什麼。  
但已經來不及了。  
他回到房間時，自己的手中握著那些感覺。  
全都是些熟悉而不討人喜歡的東西。  
外頭的雨絲毫沒有減緩，只好和那股煩人的孤獨氣氛，還有刺鼻的菸味共處一室。  
他拉了張椅子，坐到窗邊。點了自己熟悉的菸，閱讀起一些對自己來說不怎麼熟悉或是重要的人的傳記。  
真的，兩者相比的話，肯定是菸比較重要。  
偶爾也向外看。  
看見服務生撐著黑色的大傘，送重要的顧客坐上車，然後分離。

即使像那樣毫無牽連的分離，是否還是會給人帶來什麼？  
但是服務生的臉被傘給遮住，伍思也沒有再多想。

醒來時，他發現自己的菸燒壞了飯店的浴袍。  
真是狼狽，他這麼對自己說。  
但是也只是那一下子而已，其實不是多麼在意。  
脫去被留下一個黑色洞口的浴袍，伍思穿上外出的外套，到外頭散步。  
繼續這麼坐著也不會改變什麼……不，大概沒有明確的理由。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勉強自己在假期做任何事。  
即使如此，他還是走到了旅館的庭院。

雨停了，他到了涼亭底下。  
選了一個不怎麼樣的位置，在庭院裡，他十分鍾意的一個小池子邊坐了下來。  
拿出菸，但是喉嚨痛的不得了，所以只是含在嘴裡，沒有點燃。  
「真酷呢。」有人這麼調侃他，是早餐時的女人。  
「妳好。」他短暫的打了招呼。  
「能給我一根菸嗎？這裡的菸我真的抽不習慣。」她這麼說的同時，毫不遲疑的坐到伍思一旁。  
「從國外回來的？」  
「是啊，在國外搞上了這個習慣，結果回來之後怎麼樣都不能習慣這裡的味道。謝謝。」我遞過一根，並幫她點火。  
「這樣是最麻煩的。」  
「沒錯。」她笑著回答。  
「而且國外的更貴。」她指著我的菸盒。「這幾天，從國外回來做什麼的？」  
「度假。」  
「明明回到家鄉，卻整天待在飯店……真是，我也差不多。」  
「因為心情偏掉了，就算回了家，也不可能和誰和氣的相處阿。」  
「是這樣嗎？」她懷疑地問。  
「大概是吧……我希望能是。為了躲避沮喪而不去理會家人。要真是這樣，會覺得自己真是窩囊。」  
「哎呀，說的對。」她吐出白煙，幾乎像在嘆氣般說道。  
飛機飛過，發出巨大的聲響。  
「要聽故事嗎？」  
「請說。」  
「要聽聽我的故事嗎？」  
伍思沒有說話。

雨聲又漸漸變大，而在那聲音的背後，她這麼說道。

「以前是小喇叭手……有一段時間，真的只有這麼一件事要做。不是被什麼給限制住了。但是就這麼吹著，回頭一看才發現自己只剩下這東西了。」女人這麼說。

「吹什麼樣的東西？」

「爵士。」

「看不出來。」

一身嬉皮打扮的她高興地笑出聲，認同伍思說的，大力的點頭。

「肯定的啊。」她說。「然後，沒當成職業的我，到樂器行去工作。」

「吹得不夠好？」

「那倒不知道。」

「為什麼不繼續呢？失敗了？」

「不算失敗喔……不，果然是失敗了吧？」

「發生了什麼嗎？」

她把即將燒盡的菸丟進池塘，伍思看見後皺了眉頭，不過她似乎沒有注意到。

「短短 279 個音符裡，我毀了別人的一切。是這麼回事噢。」她一臉無奈的說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其實沒什麼，在那樣的世界裡，那是像發生車禍，一不小心，甚至沒那麼不小心都會遇到的事。我代替別人上台，結果代替原本的那個人被挖掘了。」

「就這樣？」

「就這樣。」她說。

「那不應該停的啊？」

「確實沒有必要停啊……她在那之後不管是自殺還是搞上毒品，那都不關我的事對吧？」

伍思沒有回答，雨聲中，聽得見遠方傳來某人用音箱放著一些沒聽過的民歌。

「當然有關係了。你說是吧？」她問。

伍思正要開口，她又繼續說。

「她沒有死，也沒搞上毒品。當然，我也沒有。」

「那到底怎麼了呢？」

「想聽？」

「是個一點都不可愛的故事，而且對你，對我都沒有好處欸。」

「確實從來不缺這樣的事，但是，妳想說不是嗎？」

她盯著水坑，試著要看穿什麼似的。

遠方的歌聲漸漸停了。

那次表演結束之後，指揮特別走向我，跟我握手。  
她在台下看著我。我向指揮道謝後，發現了她。  
我們都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。  
這本來是她的機會，而我代替她被選上了。  
在那樣的世界裡，不是什麼前所未見的事。她只是倒霉了點。而我則是幸運的不得了。  
只是這樣而已。  
「恭喜你。」下台時，學姐她還高興的哭了出來。  
我還記得，她說自己很擔心，要是自己被選上的話，她沒辦法一個人在德國生活。  
「還好是你過去，她這麼說了？」  
「只是字面上噢，我那時候也只信了字面上的意思。」  
「真麻煩的人。」伍思笑著說。  
「就是這樣的人啊。但是，是個很有自信，對自己和別人都很嚴格的人。」  
然後故事繼續。

我們很投緣，常常走在一起，但是大家都知道學姊是天賦異稟的那個。  
我當時腦中不知道該開心還是什麼，總之一片空白。  
現在想清楚了，應該是害怕吧？

說到這裡，女人笑了。  
伍思無奈的低下頭。  
她繼續說。

前往德國的前一天晚上，我還是到練習室裡。  
小喇叭的聲音不大聲吹出來就不知道準不準。  
所以我們學校裡，有很多那種樂團練習用的小房間。  
橘黃色燈光、地毯厚得不得了的那種隔音室。  
結果學姐就坐在房間的一個角落。是在等我還是怎麼了，我完全沒有頭緒。  
「妳好啊，明天就要道別了吧？」  
「嗯。」我那時還是不敢面對她。  
我坐了下來。我們就這樣什麼都不說，直到過了一整子，她開口說話。  
「不練習嗎？還是妳是來跟這裡道別的？」她笑的美極了。  
對了，她是那種光靠外表就能替演奏加分的美人。

雖然我覺得她完全不需要那些就是了。

「啊，還有。我是同性戀。」突然將故事停住，沒頭沒腦的來了這麼一句。

「噢，這樣啊。」

「不好意思嘍。」伍思尷尬的笑，點點頭，讓她繼續說。

我吹了幾段練習的曲子。

那天的表現真是好極了。

流暢又美妙的音色，比在台上被選上時的表現要好一百倍。

原因……大概是因為她在那裡。

當時啊，什麼都沒想，只想著要讓她感到驕傲而已。

一頭長髮在橘黃燈光下搖曳，每次她跟著節拍點頭，我都感到無比興奮。

然後，差不多是十一點四十九分的時候，我累壞了，雖然還想再吹給她聽，但是體力上支撐不住。

我坐在椅子上休息，對緩緩地走向我的她問。

「學姊……我應該沒問題吧？國外的水平，我真的撐的住嗎？」

「沒問題的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沒事，人生又不是只有這件事好做。」

「真的嗎？學姊明明比我努力好多倍……怎麼可能不在意。」

「嗯，在意啊。我現在真的很傷心……所以妳先乖乖別動，好嗎？」

之後她強吻了我，用手把我架住。

我被放倒在地毯上，被她的嘴唇堵住了嘴。

當她的手攬住我時，真是很驚訝。我注意到自己居然一點都不高興。

明明是自己這麼嚮往的人。

即使我抗拒也沒有什麼用處，全身已經不剩一絲力氣了。

她的手臂，完全不排斥弄痛我。

只是要將我按在地上而已。

我的腦袋裡，到底在那十五分鐘裡經過了多少，現在已經回想不起來了。

在那之後，她把我扶了起來，牽著我到她的摩托車旁，然後載我回到我家。

「因為我被她弄的幾乎沒有力氣離開練習室。」女子笑的十分開心。

「你看起來很開心啊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喜歡她嗎？」

「是這樣啊。」她笑著說。

「但是，哪裡怪怪的。」

「對。」她點頭答道。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我吹不出以前的水準，從留學生，變成樂器行的鋼琴老師。」

「這樣啊？」

「嘴唇啊、手指啊，那些所有被她碰過的地方，全部都不是我了。」

像是隔了一層看不見的膜一樣，我沒辦法真的觸碰那些東西了。她說。

「她後來怎麼了？真的去了外國？」

「沒有。上個月她結婚了，是個又高又帥的完美男人……至少我的朋友是這麼說的。

我根本懶的去看。」還是輕鬆的笑著，她的故事說完時，雨也停了。

他們就這樣坐著，什麼也沒說。

然後，遠方的音響放了一首亂七八糟的歌。

主唱像是試著要把喉嚨喊出血似的尖叫。

「你喜歡這個嗎？」她問，下巴指了指音樂傳來的方向。

「喜歡啊，原因我也不太清楚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

伍思沈默了好一陣子，直到女人開口。

「那你的故事呢？」

「我？」

「你總有些事吧？跟我類似，或一樣的東西，把你留在了這樣的地方，聽陌生的女孩子說自己被侵犯的故事。」

「哎呀。」

「不是這樣嗎？」

「實在不想講。」伍思笑著搖頭，然後替她和自己各點了一根新的菸。

「我以前偷偷養了一個大概 6 歲的女孩子，把她放在男孩子小時候都會有的那種『秘密基地』裡，每天送飯過去，還替她弄了床和暖爐。」

「養？你那時多大啊？」她挑起眉頭，不可置信的說。

「小四之類的……吧？總之，有一天，她看見我的新手錶，問我時間。」

「嗯。」女子點點頭，似乎蠻感興趣的

「我有點驚訝，因為她不常講話。跟她說要離開那個小工廠時，還會耍賴。我沒想過她會問這種問題。」

「那到底是幾點呢？」

「早上八點二十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她聽見這個時間，就跟我說：『那我要回家了，媽媽說八點前要回家。』。」

「欸？」

「我嚇壞了。已經在我這裡住了快一個月了噢……」

「那你怎麼辦？」

「問她還記得路嗎？她點點頭，我就打開那裡的大門。她也就毫不猶豫的走了出去。左看右看了一會，她往她家的方向走去。我當時不放心，在她身後不遠處一直跟著，結果她真的在離我的基地那裡，不超過三百公尺的一間透天前面停了下來，按了門鈴。

她的媽媽看見她時……感動的哭了啊。我真搞不懂。」

「她後來怎麼了？」

「沒再見過面了。」

「真是……」

和女子道別後，伍思回到房間。

攤開被菸燙壞的浴袍，嘆了口氣。

人的分離到底代表了什麼？大概季這樣吧？

再深刻，也就和個黑色的小洞差不了多少。

之後又想了大概五分鐘那麼久，他睡著了。

夢中沒有什麼特別的。

不過房間裡的味道被自己的熟悉的味道蓋過，他睡得十分香甜。